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七五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七五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45.75印張

1997年3月第1版 199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圓

經部第一七五冊目次

經部·四書類

五華纂訂四書大全四十六卷(二)

(清)孫見龍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乾隆十三年五華書院刻本

.....一

五華纂訂四書大全四十六

卷(二)

〔清〕孫見龍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乾隆十三年五華書

院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五華纂訂

四書大全十四卷》提要

五華纂訂論語大全卷之十三

廣寧張允隨時齋鑒定

子路第十三

凡三十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蘇氏曰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凡民之事以身勞之

則雖勤不怨宋子先之率他欲民親其親必先之以孝欲民長其長必先之以弟勞是爲他勤勞如循行所兩難

農課桑之無謂勤勞字既有兩言有兩說否曰勞之以身勤之以事亦須是自家與些辛苦方能令得他詩所謂星言夙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子路

書院藏本

說於桑田古人戴星而出戴星而入必是自勤勞苦方能說得

人。問勞之恐是以言語勸勉他日如此說不盡得爲政之理

若以言語勸勉亦不甚要緊是淺近事聖人不用說亦不見得

無他底意勞是勤於事勤於事時便有他底意所以教他勞更

放下行字與事字最好或問愛之能勿勞乎有兩箇勞字曰道

箇勞是使他勞變舉僂氏託以先爲先其行勞爲勞其事是又

分政之本末而言行者政之本孝弟忠信之類是也事者政之

目農畝師役之類是也行與事雖分說其實是一意故註曰道猶引

先之勞之教養俱舉矣謂勤勞字既有兩言有兩說否曰勞之以身勤之以事亦須是自家與些辛苦方能令得他詩所謂星言夙

治不能如古正少此耳民事未了以循行勸課說僂氏來農畝

師役說恐未是固勤勞先勞無時不然無處不先之於隱先

之於顯勞於處常勞於處變要之先勞不專爲民而爲貴自家

該盡的道理若云我先而民不敢後我勞而民不敢逆尚落一

層王惟夏曰先取倡率意勞取精勤意

請益曰無倦無占本



吳氏曰勇者喜於有為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程子曰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矣及請益則曰無倦而已未嘗復有所告

姑使之深思也○程子須是無所厭平平常常得去方是無倦○宋氏曰勞苦亦人之難事故以無倦勉之○南軒張氏先勞足以盡為政之道矣而子路猶請益焉則以

無倦使之勞足是二者而已○覺軒蔡氏夫子方各以其勞子路達又請益則其勇躍之意可見故但告以無倦所以教其勇躍之失也○陳氏曰大凡事使人為之則易已為之則難其難先勞告是不便於已底事所以勉之教子以無倦勉之況子路勇者易得始勤終怠尤不容不告以此○謝家胡氏子張堂子路行行皆易於緩始怠終故答其問政皆以無倦告之○子張少誠心故又加之○以忠○子路請益意在先勞之外夫子答以無倦意不出先勞之內○子路之問多請益又不足於孔子蓋其性勇心粗不能細慮遂志以求道理○謝氏言取本於身下皆言要諸久先勞要諸心說到身上則無倦意已包在先勞內因于路請益故又抽出言之要之上下只是一意曰

先必無一息之可後曰勞必無一息之可逸無倦者非以益先勞也乃明所以為先勞也○謝氏謂不定是先勞久丁續講無倦必先勞使無倦無倦是微始微終事○謝氏乘於情者易見而於勤者難知○謝氏意事易見而於苦事者難知要者註中以身二字政者正也正已而後可以正人也不令而行雖勤不怨乃適後一層意○子路好勇不患其不能先不能勞思其難與而退步於勤而意示之無倦非有餘於先勞之外止勉其不懈於先勞之中耳○見龍記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有司眾職也宰兼眾職然事必先之於彼而後考其成功則已不勞而事畢舉矣過失誤也○大者於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賢有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脩矣○陳氏先有司而後紀綱立而貴有所歸○凡為政通其大小各

有司須先教他理會自家方可要其成且如錢穀之事其出入盈縮之數須是教他逐一自具來自家方可考其虛實之成○問三句皆各是一事○蘇氏楊氏乃相須而言之曰論語中有二處如道千乘之國敬信節愛以財雖各是一事然有相須之理○新安陳氏黃氏倪氏云先有司一句是總綱赦小過舉賢才皆承先有司而言○辛家臣之其為政之要當以分任有司為先○既先有司矣赦有司之小過故常人可以自勉舉有司之賢才故非常之才可以自見○推此心也豈但為季氏宰而已范氏以為舉在位之賢才○蘇氏以為舉本用之賢才○須兼言其義方備有司中才德有餘而位不足稱者因當舉而進之上位如得舉賢才規模闊若專說舉有司之賢才則狹矣○謝氏曰大全得舉賢才規模闊若專說舉有司之賢才則狹矣○謝氏曰大全人說不然○宋氏曰赦亦非倫也○後註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恐大抵所當為者只是如此○固勉勵聖人之言皆因人而發然有因其不足而戒之者有因其已能而勉之者如答子路云云之問政因其不足而戒之也○仲弓寬弘厚重而告以先有司云云此因其所能而勉之也○然仲弓焉知一問卻又走入狹小路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馬於虔反

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故孔子告之以此○程子曰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

義則一心可以與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耳。范氏曰：不先有司，則君行臣職矣。不教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百職廢矣。失此三者，不可以為季氏宰。况天下乎？
 見識未極，開闢故知。此人之心，豈本自大？緣私故小。蔽錮之極，則可喪邦矣。人各舉其所知，則天下之事無不舉矣。不患無以知天下之賢才也。與邦喪邦，蓋極言之。然必自知而後舉之，則道才多矣。未必不由此而喪邦也。程子之意，非謂仲弓有固權市恩之意，而至於喪邦，但一蔽於小則其害有時而至矣。故極言之。以警學者。用心之私也。變孝德氏仲弓之心，不如聖人之廣大。仲弓以自已聰明為聰明，故有焉知賢才之問。聖人以天下之耳目為耳目，故說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含諸如仲弓之言，則局於所知之有限。如聖人之言，則未嘗求其盡知。自無往而不知。雖合天下之賢才，舉而用之可也。德氏有同，既立則實有所歸。然當救其小過，則賢才可得而舉也。惟庸人與姦人為無小過。張禹、李林甫、盧杞是也。若小過不教，則賢者避罪

幸而宰從而舉之耳。人字所指甚廣。一介之士，苟有所知，亦在其中。彼其入堂有用人之權，而謂其能自舉所知，耶？然東說皆主程子之解，更當詳之。按諸經云：問程子謂舉仲弓與聖人便見其用心之大小。以此知舉人，以為善所以為之。之聖而凡事必欲出手已者，真成小人之私矣。曰：於此見聖賢用心之大小。仲弓只緣見識未極，其間謂云：云云。愚謂起處數語，論取諸人與出於已，用心之大小，說得精不可不謂。主仲弓而舉，故有感應之理。然此處卻不重。夫子因仲弓問不能盡知而舉，故教其隨所知而舉之。其所不知，亦必有人知而舉之。乃平澤說去非謂我以為舉人皆感而舉賢才也。若以感示立言，便隔一層。倘謂仲弓賢才，是天下公共賢才，知與與亦天下公共責任。若知我舉不必問人人知人舉無預於我，雖然大公不涉一毫偏私，纔是聖人心事。倡舉特告等語，俱用不著。
 為季氏宰，則是家臣之長矣。正不為舉，舉以為能而於繁瑣細碎處見長也。黃夫子只教以總大綱，數大體而一處以至才處云：有司皆得其人。陸稼書亦謂舉賢才有司中亦有上
 下。此又謂惟庸人姦人無小過。若小過不教，則賢才避罪不暇。舉此則上節三平自是正解。而或曰：先有司中說或以舉賢才中說亦是題中所有之意，不必太拘。○末二句諸家多從程子解，然說來似不甚著緊。要安侯武曹兩先生之論，覺有意味。且如此說，求則舉兩三句，竟亦得臨臨當更詳之。見龍記。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
 衛君謂出公也。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魯政二字屬衛，不屬孔子。若屬孔子，不用而字只曰衛君待子為政可也。
 子曰：必也正名乎。
 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稱其祖名，實繁矣。步孔子以正名為先。謝氏曰：正名雖為衛君而言，然為政之道皆當以此為先。實

五華集詩大全

下論子路

六

書院藏本

迂謂遠於事情言非今日之急務也齒齒焉氏禮莫大於分分蓋不與輒也時軻已立十二年矣子路之所謂迂者蓋爲輒也莫大於名夫子正名之論

野譚師俗責其不能闕疑而率爾妄對也。李喬曰闕如不是將所不知闕之而不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楊氏曰名不當其實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無以考實而事不成

名不正凡三以實字言前云名實紊此云名不當其實又云
 無以考其實蓋名當其實則名正名實紊則各不正名者實之
 實實者名之主也實字於名紊紊切韻云名正言順卽下文禮
 樂之本紊則名不正則言不順俱要從君臣父子大綱領處說
 事不成者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也存疑出公以父爲
 歸以祖爲父合下名已不正了言不順事不成都是就不正來
 父便是父祖便是祖如今說父是我歸祖是我父於理通乎故
 口言不順說出來既不順依他這等做把父做箇歸與兵去拒
 他把祖來做父承其國祚他豈成箇事體故曰事不成○實是
 父乃父之實是祖乃父之此名不當其實也名不當其實則
 不正矣○言不順則無以考其實者喚父爲歸喚祖爲父言語
 這等不順依他這等去做把父爲歸把祖爲父而考其實則父
 原不是歸祖原不是父其實都不是故曰無以考其實說名
 不正則言出有碍上不協乎天理之正而稱之者爲通詞下不
 當乎人心之公而當之者有愧色言不順矣圖註言字不正卽
 指稱名之言說事是一身所行之事與下文政事事字不同金
 正命曰有事於國中則明詔大誥雖令之而不聽有事於境外
 則尺簡寸牘或詰我而無辭而求事之成也難矣臣武舊曰自

五
壺
集
詩
大
全

下論子路

4-

書院藏本

此以下三節一反一正據言正名之關係如此其大以反近字
之意吳氏謂名正言順卽下文禮樂之本是矣然名正言順
中皆有禮樂何得以名正爲證言正屬樂觀朱子所謂
禮樂只是一件事云云則知吳氏分配之說非矣

措手足

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共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無序而
不和故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施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罰不
中○夫子事不成以事言禮樂不興以理言蓋事不成則事上面
都無道理了說甚禮樂○凡事須節之以爲和之以樂事若
不成則禮樂無安頓處禮樂不興則無序不和如此刑罰安得
不顛倒錯認問此是禮樂之實還是節奏之文曰實與文原相
聲不得譬如影便有形要難那形說影只得○事不成是說那
事做不成禮樂不興是和道理也沒了事只是說他做出底禮

樂卽是事底理禮樂只是一件物事女頑得齊整齊整有次序便是禮無那乖爭底意思便是樂國齊民無一事無不樂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事成而有序則禮樂自與不然則墮壞乖戾又烏得有禮樂哉禮樂不與則凡施之政事者無非私意率皆倒行逆施無序而不和所謂刑罰不中而民無所措手足亦必然之理也樊氏此禮樂非玉帛鐘鼓之謂事事物物得其理而後和之謂也名不正言不順則事物之間顛倒乖戾禮樂何自而起乎事失其理而不和故農官刑威無一中節獨言刑罰者賞過則盤利及小人刑過則淫禍及君子舉其害之重者言之足罰所及非不善之人則民莫知趨避之路矣將安所置其手足乎自名不正推而至於民無所措手足聖人洞燭事情深達治體如此樂訓大概只是名不正了那言不順事不成禮樂不與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一齊都到特節節推出來耳附錄事不成不但說事不得成就是事成就了也不成箇事體猶今云不成物耳如此則禮樂不與方說得去若說事不成就便不消說禮樂不與蓋旣曰無序而不便是成就事了但無序不和耳○事不成還是就正名上說施之政事又是推出說此富以夫子告齊景公問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來參看蓋

昔君臣臣父子子則人道立政事由是可行猶名正言順事
成禮樂興而後刑罰中也說統禮樂只據本身說卽教化之本
如君臣父子之間各有條理便是禮無所乖戾便是樂四書講
養禮樂不與興字只是禮樂之理行天下無一事無禮樂事得
其序物得其加卽禮樂興非治定功成而後制作之謂也固陋
鑑不夫說到刑不當罪而後爲不中卽當其罪亦是中何則
上失其過而民散也臣武備曰存疑謂事不成就正名說又謂
不但說事不得成卽成就了不成箇事體最當蓋以父爲讎
以祖爲讎事如何做得成今衛輿既已如此做了則其事已成
就則明竟以爲祖父則竟以爲讎矣然成箇事體卽○禮樂
不興豈根事不成句亦須主正名說然卻可推廣說去蓋以父
爲讎以祖爲讎竟不成箇事體則其事豈能有序而和自此而
推凡事事物物皆無序不和而玉帛鐘鼓皆爲虛文禮樂不興
矣○摘調云禮樂還是制作的禮樂尚生事得其序物得其和
之外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便無禮樂之本了故禮樂不興愚
謂其說亦似有理蓋若卽在正名上說而以無序不和爲本文
禮樂必須推廣出去說到制作之禮樂若以制作之禮樂爲本
文禮樂亦須自本說來緊根無序不和其說不同而其意思不

甚相違語類所謂禮樂之實禮樂之文原相離說不得也周禮
侯甸須看皆失其道句事既乖戾無一而可刑非害民尤其故
特舉以爲言○五則字一氣急遞不分漸次言不凍至禮樂不
典害及其身刑罰不中以下害及其民根本總在名不正上所
謂一事苟則其餘皆苟以此見正名爲政兩相闕非正名不
能爲政欲爲政必先正名正名所以爲今日之急務而不可目
爲迂也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

程子曰。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胡氏曰。衛世子蒯聵。恥其母南子之淫亂。欲殺之不果而出奔。靈公欲立公子郢。靈公曰。郢辭公卒。夫人立之。又辭。乃立蒯聵之子。蘧以拒蒯聵。夫

五華集訂大全

崩。欲殺母。得罪於父。而執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其不
 可有國也明矣。夫子爲政。而以正名爲先。必將其事之本末。
 告諸天王。請於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則人倫正。天理得。名正
 言順。而事成矣。夫子告之之詳如此。而子路終不喻也。故事輒
 不去。卒死其難。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爲義。而不知食輒之食
 爲非義也。左傳定公十四年。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太子蒯
 蒧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爾。妻豬。盡歸吾艾。穀註
 艾老也。報牡豕也。太子蒧之謂蒧。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
 見我。我願乃娶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
 不進。夫人見其色。喘而走曰。蒧蒧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
 子奔宋。盡逐其黨。哀公二年。初衛侯遊於鄒子南僕。公曰。余
 無子。將立女弟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共改圖。衛甯公卒。夫人
 曰。命公子郢爲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子路

+

書院藏本

五集訂大舍

下論子路

士

書院基本

75-6

專獨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程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程子今人不曾讀書。如既誦詩後。須達於政。能專對。始是誦詩。未讀二南時。一似面牆。到詩。便不面牆。方是有驗。大抵讀書。只是此法。朱子問誦詩何以見其必達於政。曰。其中所不曾見。如小夫駸諫閭巷之詞。王都悍之事。君子平日耳目所不曾見。聞者其情狀皆可因此而知之。而聖人所以修德於已。於事業者。莫不悉備於其間。所冀之美惡。誦讀而諷誦之。如是爲善。如是爲惡。之所以自修於身者。此是合做底事。此是不合做底事。施以治人如是而富貴如是而責罰莫不備見。如何於政不達。讀詩而不達於政。則是不曾讀也。又問

切耶二者之不同而能不能判矣。馳之於心決拾而貫通體之於身切實而事確則亦矣。不能之足患哉。厚齋馮氏讀者必明其理明理必達諸用讀書不明其理記誦之未學也。明理不達諸用章句之腐儒也。子則詩晚年而平日兩言詩三百則知子之刪去者無幾特獲正之以係於風雅頌之末云耳。雲峰湖氏習溫柔敦厚之教者必能爲慈、孝、弟之政必能爲溫厚和平之言。要之三百篇固多易三首八十有四交臂五十八篇。禮三千三百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皆多也。窮經而不能致用皆多而無益者也。事詩以例其餘耳。輟則不達不通於正理也。當行不行不當行而行或行之而義處不當皆不達也。非謂不曉知而已就行上說。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亦於所載之物理人情上驗見得。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則有以得其所以然而其施之政事從其得且盛者不從其失且衰者自有不容已者矣。故宜其達也。困勉錄註溫厚和平長於風氣溫厚似屬心和平似屬氣風論似屬詞。溫厚和平俱兼心氣說爲是。觀其閑章註曰心氣和平可見。雙峯是高一層說須兼將以致用說方完。不必看壞誦字但誦必能明之面使可謂之誦必能行之面後可謂之誦若不能明不能行則亦

是不能而而已。不達不能專對俱兼不能明不能行說亦或
有能明而不能行底然深看則亦是未嘗明得。溫厚
和平八字以其言二字冠之則內根性情而皆於靜氣間見得
溫厚不刻薄也和乎不暴怒也然亦有溫厚和平而不能委曲
善入則亦未長於風
論也故必兼言乃備
誦習古人之書總以為許多閑靡之具而不能實置之身心
以見之言行施之邦國則亦為沽學記誦之學而已故曰雖
多亦奚以為。此章當以小子何莫學夫詩章恭看彼是指
出實能學詩者之有益以見人不可以不學此是指出粗解
論詩者之無用以見詩
不可以徒誦見龍記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周禮疏曰從違之本不係於令係於所以示之何如耳。要
因身正是身教令不違言教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從。要
字只是退有後言意。國體雖令自不可少全要其自家身上做
德操。此意思聖人履言之記者亦屢記之總要見既為人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子路

末

書院藏本

上則此身是無可寬假。國聘候曰此行字是我之化行於彼
非彼自家行也從字亦是後來從我此意原為上人言當看兩
字。其

以身教者不表而自遠不戒而自孚以言教者率之而不
告之而不服春秋諸侯大夫但知令人而不知正己故發此
典見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國而是時衰亂政亦相似
故孔子嘆之。要只是說魯哀公七年衛出公五年也。衛之政父
於桓而死於越出公奔於宋亦死於越其不相遠如此。若兄
弟其相親也。不是說相為伯仲。說其相親也。魯衛本兄弟之國
今就其紀綱法度言之正身是兄弟語意要釋然不露其辭。要
曰此魯衛之政須切政上講註本兄弟之語是釋本其所也

論星歷曰蘇氏謂哀公七年衛出公五年也衛之政父不父子
不子之政君不若臣不臣故與。要書謂魯衛多君子
周公訓忠厚康叔訓德刑遠風猶在而無人振起
之故歎有惜之望之意而此可兼用而重後
魯衛本兄弟之國上而追周公與康叔何如也其政兄弟之
政也下而瞻出公與哀公何如也其政亦兄弟之政也兄弟
二字無眼思古傷
今之意見龍記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
美矣

公子荆衛大夫荀卿且粗畧之意合聚也完備也言其循序而
有節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楊氏曰務為全美則累物而騷
客之心生公子荆皆曰苟而已則不以外物為心其欲易足故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子路

七

書院藏本

也。宋子開則善居室也無其高處聖人稱善何也曰常人居室
不極華麗則無傾倒全不似此果其心聖人德盛此等事皆
有序而又皆曰苟而已初不以此累其心。聖人德盛此等事皆
化了不足言公子荆能如此故聖人稱之。問公子荆夫知只
稱其居室之善如何曰此亦姑舉其一事之善稱之又安知其
他無所長乎。胡氏曰此亦姑舉其一事之善稱之又安知其
而無欲速之心而其合完美者曰苟而已又見其所稱其
有節無盡美之心非賢而能之子。楊氏曰於苟字上見有
節不盡美之意不見循序無欲速之意必如上文朱子之說則
該備矣。要源植氏居室為全美是為外物所累得之則驕心
生失之則吝心生。宋陳氏士庶之家多循理世之實多於
後其然也則為衛之公子善於居室而求始有累焉此李札
所以謂之君子也。要引善居室善為室也。方其始有之時
在他人雖合而猶不以為合必求至於盡合也彼則曰吾今已
有台矣既而少有也在他人雖完而猶未以為完必求至於盡
先也彼則曰吾今已苟完矣又久之至於富有也在他人雖美
而猶未以為美必求至於盡美也彼則曰吾今已苟美矣出合
而完而美循序漸進無欲速之心也合曰苟合完曰苟完美曰

子適衛冉有僕

五華纂訂大全

下論子路

大
普氏藏本

僕御車也

子曰庶矣哉

庶衆也。劉摯謂義一嘆中聖人仁天下之心全體流露。而王道遺澤與三代斯民之道無不盡到。須說出一段庶衆德而思振興真切痛癢心事。富教之理已寓其中矣。爾鑑自文公渡河而南。遷於楚邱。其康叔舊封已屬於晉。則指邱鄭者。認庶哉有望之意。三代之治。春秋尙易復有憂之意。此時不復世變無所慮。季岱雲曰。庶哉二字中有幸其庶方有可加意。有惜其庶無所以加。則難保其庶意。冉有何加之問。正解著聖人心事。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賦歛以富之變孝悌民田所耕之田孟子
子孫猶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是也里所居之地孟子所謂五畝
之宅樹墻下以桑是也田出穀粟里出布帛有穀粟時不饑有

亦昂則不寒二者富之之道（案）引賦兵役也徵征稅也以征是取其貨稅是取其租兵以戰役如爲盜爲盜鑿流竄其之類然賦字亦有爲徵字用者如不賦其廩之類征亦有以賦言者如力役之征之類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胡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然自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百無一二。漢之文明唐之太宗亦云庶且富矣。西京之教無聞焉。漢文帝都長安是爲西京明帝尊師重傳臨雍拜老宗戚子弟莫不受學。唐太宗大召名儒增廣生員教亦至矣。此下魏晉三君然而未知所以教也。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彼二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
子路

尤

書院藏本

君者其能然乎 東漢禮儀志平帝永平三年三月上始率羣臣
之事五更老人知五行代更之事明帝紀三老老人知大地入
明五更謂桓榮授帝尚書也許慎天子學名三老五更皆齊於
太學講堂其日乘輿先到辟雍殿御座東廂遣使者安車迎
三老五更注安車生乘之車以蒲裏輪令老者坐而安穩也天
子迎於門屏交臂冠履拜也道自辟階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
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執割牲饗
爵而飲執爵而進辟雍也視使在前視禮在後註老人食多便
啗故置人於前後視之也五更南面三公進供禮亦如之問曰
皆詣闕謝恩以見禮遇大尊顯故也○唐書儒學傳貞觀六年
詔罷周公府立初祀周公爲先聖至此罷更以孔子爲先聖顏
氏爲先師盡召天下梓師考德以爲學官數建幸觀釋菜命祭
酒博士講論經義賜以束帛生能通一經者則署吏廩學舍千
二百區諸生日至三千一百自少武屯雲飛騎皆給博士受經
能通一經者聽入貢限四方秀艾挾策負素參集京師文治燭
勃興於是新羅高昌百濟吐蕃高麗等羣酋長並遣子弟入學
被綺羅堂者凡八十餘人絳袖袂曳方履闊屣狄狄難三代之

奎
書院藏本

重
書院藏本

經 175—12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諭子路

議

書院藏本

所謂仁也。此非廣入句以能致理致乎自己之仁而言之。道
世之人皆是是。循道理沒透。裂。所謂仁者以其天理流行
融液湖徹而無一物之不體也。舉一世而言。固無一人之不
即一人而言。又無一事之不然也。求之詩書。惟成康之世。足以
當之。南軒曰。使民皆山於仁。非仁心涵養之深。仁政薰陶之
久莫能然也。此非善人所能及矣。閔子騫曰。三年有成。聖人之
效百年。勝殘去惡。善人之效。必一世而後仁。則聖效之大成。固
難氏此。仁字是教化浹洽。無一人不貫徹。庶意思與他仁字不
同。蓋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須衆民以仁。庶民以義。節民以
禮。使其化薰蒸透徹。融液周遍。以至四海之內。無一人不歸於
善。如其化薰蒸透徹。融液周遍。以至四海之內。無一人不歸於
仁。且如堯舜之世。罔是黎民於變。凡豈可引然。苗頑桀未創。皆
亦是堯舜之化。未貫徹處。必三苗既格。然後東南苗被。別南蠻
聲教無處不貫徹。方是堯舜政治之仁。南軒曰。此勝殘去惡者
如能去人之疾而使之不至於死也。仁如人元氣源全而白無
疾也。天下無一人非天理之融徹。無一處非天理之流通。故曰
仁。公西赤曰。三年有勇知方。是勇於義者作爲之效。三年而可

五華集詩大全

下論子路

金

書院藏本

使足民是爲本。能者作爲之效。五年七年而爲政於天下。是師
文王者。作爲之效。皆非善人可能也。此皆以政成退達之效言
之。陳剛仁字克竟。是主王者言。故曰。教化決蓋此仁字。是其布
之天下者也。教化決無兼教養意。故曰。漸民以仁。庠民以義。
云云。決者。貫通融浚。無一處不透徹也。說約班固。推其作爲次
第。謂古者三年。排餘一年之食。民間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生
而爭訟息。所謂三年有成。成此功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進業
日登。再息日下。餘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年。餘九年食。然
後王德流洽。禮樂成焉。故曰。王者必世而後仁。由此道也。因勉
鑄索引。雖云仁不兼教養。然所以至此者。亦必有賴於教。故結
士取法固之說。朱子召南詩。有薰蕕透韻。試波周馥八字。最
可想見。此章仁字。尤景決肌論體。是謂透徹。東西南北。是謂周
滿。然曰。薰蕕曰融浚。則非。豈能如此。若論其實際。則漸民庠
序。義節。誠和樂是也。澤安瀾曰。百苟有川。我者至此。三章皆就當日
時勢言之。而約畧其得效之久近耳。陳勝侯曰。須看仁字。是何
治化。舉天下之人。薰蕕貫徹。至於融浚決體。無一人一事之不
仁。豈是容易到底。地位無王者固不能仁。卽有王者亦難一蹴
而仁。如有與必字而後字。緊相呼應。如有自仁字轉出。不從富

時時勢
想出也

必世後仁與三年有成不同。有成者。綱舉目張。百度具舉也。
若夫大化初洽。到不想不庸。還善不知地位。則實益薰蕕融
浚。無間非必世不能。而後二字。見非一蹴可至。如有者。設若
也有想薰蕕融浚。而不可必得之意。仁字固是指王者之效。
化薰蕕融浚。到得不怨不庸。還善不知。時候則易風。後應
照。陳勝侯已著一世而共成於仁矣。此意亦須兼說。見龍記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宋子問。此章與第六章其身正。云云何異。而復出之。曰。晁氏以
此章專爲臣而發。理或然也。變舉就其從政與爲政不同。爲政
是人君事。從政是大夫事。夫子此言。蓋爲大夫而發。而發在
其身正不令而行。通君臣而言。此章從政。專自爲臣者言。張
廌曰。此章專爲大夫而發。所謂正其身者。守法備紀是也。王
泰曰。此人者。正已而物正者也。上正其君。下正其民。皆是也。
觀從政二字。則自應專主大夫說。正身二字。亦須緊聯大
夫。無接不到天子。諸侯方是正人。亦兼上下言。見龍記

五華集訂大全
下論 子路
奎
書院藏本